

中國語文研究叢刊

說

文

釋

例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國語文研究叢刊

說文釋例

王筠撰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說文釋例

今天下之治說文者多矣莫不窮思畢精以求爲不可加矣就吾所見論之桂氏未谷說文義證段氏茂堂說文解字注其最盛也桂氏書徵引雖富脈絡貫通前說未盡則以後說補苴之前說有誤則以後說辨正之凡所偁引皆有次第取足違許說而止故專臚古籍不下己意也讀者乃視爲類書不已昧乎惟是引據之與時代失於限斷且泛及藻繪之詞而又未盡加校改不皆如其初旨則其蔽也段氏書體大思精所謂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斷支離時或不免則其蔽也大徐之識遜於小徐小徐之識又遜二家治說文者以二書爲津梁其亦可矣然聞人食肉而飽究爲飽人之飽不如自食之之誠飽也聞人衣裘而燠亦爲燠人之燠不如自衣之之誠燠也夫飽燠者喻之以意而不可宣之以言苟不自飽燠亦安知人之飽爲何若燠爲何若且安知人之飽者或不免於飢燠者猶不免於寒乎筠少喜篆籀不辨正俗年近三十讀說文而樂之每見一本必讀一過卽俗刻五音韻譜亦必讀也羊羣膾炙積二十年然後於古人制作之意許君著書之體千餘年傳寫變亂之故鼎臣以私意竄改之謬犧然辨晳具於匱中爰始條分縷析爲之疏通其意體例所拘無

由沿襲前人爲吾一家之言而已夫文字之奧無過形音義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義爲本而音從之於是乎有形後人之識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義而文字之說備乃往往不能識者何也則以其卽字求字且牽連它字以求此字於古人制作之意隔而字遂不可識矣六書以指事象形爲首而文字之樞機卽在乎此其字之爲事而作者卽據事以審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爲物而作者卽據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它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爲此物之形而後可與倉頡籀斯相質於一堂也今說文之詞足從口木從中鳥鹿足相似從匕斷鶴續鳬旣悲且苦苟非後人所竄亂則許君之志荒矣夫讀古人之書不能爲之發明卽勿塗附以豐其蔀而說文屢經竄易不知原文之存者尚有幾何大徐校定時猶有集書正副本羣臣家藏本苟能審慎而別白之或猶存什一於千百也乃復以私意爚亂之不能不謂爲功之首罪之魁矣今據二徐本拘文牽義以求之未必合許君意卽未必合倉頡籀斯意也特以長夏養疴用此自遣賢於博弈云爾道光丁酉七月三日安邱王筠菜友自序

說文釋例 目錄

卷一

六書總說

會意

正例三義
例十二

四七 體同音義異

三五

卷九

轉注

互從

三五

六書總說

指事

正例一而其
以 下皆指事

七五 互從

六書總說

假借

九三 展轉相從

三五

六書總說

贊飾

二元 母從子

三五

象形

籀文好重疊

三一 展轉相從

三五

象形

或體

三四 列文次第

三五

象形

俗體

三二 說文與經典互易字

三五

形聲

卷六

三三 列文變例

三五

形聲

同部重文

三一 同意

三五

形聲

卷七

三二 說解正例

以下皆

三五

形聲

異部重文

三三 同意

三五

形聲

卷八

三一 說解變例

諸說解

三五

形聲

卷九

三一 說解變例

三五

形聲

卷十

三一 說解變例

三五

形聲

卷十一

三一 說解變例

三五

形聲

卷十二

三一 說解變例

三五

形聲

卷十三

三一 說解變例

三五

讀若直指	覓	改篆
讀若本義	五三	觀文
讀同	五七	糾徐
讀若引經	五言	鈔存
卷十二	五矣	卷十五
讀若引謬	五矣	存疑
聲讀同字	五矣	卷十六
雙聲疊韻	五矣	存疑
𠀤文 <small>以訛爲</small>	五矣	卷十七
衍文	五矣	存疑
誤字	五矣	卷十八
補篆	五矣	存疑
卷十四	五矣	卷十九
刪篆	五矣	存疑
造篆	五矣	存疑
存疑	十三十四篇	卷二十

說文釋例卷一

安邱王筠貫山學

六書總說

漢書藝文志曰。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顏注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
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
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
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今長是也。
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也。

筠案六書次第似班書首象形爲是。通志曰。六書也者。象形爲本。
案會意形聲誠爲端起。若象形指事各立門戶。相對相當。形不可分。本末特以虛實論之。形先事後耳。似不可言爲本。形似當云無。形亦有會意字。林慶之類。是也。似不可單承指事。
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
足而後假借生焉。不言轉注者。上文云。諧聲別出。爲轉注。誤以轉注并入形聲中。故不及。許君首指事。似不可解。楊錫
觀曰。文字之作。因事而起。其說似未確。余弟範曰。說文開卷。即列
一上兩部。故先之也。余笑曰。一盡開天。無所不統矣。然是說仍未
確。姑存之。

造字之本。此句未允。說見後。

顏注承用說文。惟察而見意不同。今本案視而可識。指字形言。察而見意。指字義言。今本似無分別。蓋顏籀所據爲古本也。印林曰。物與屈。識與意。誼與撝。名與成。首與受。字與事。皆叶韻作見。則非韻。

周官保氏鄭注六書象形會意轉註。

此字似誤。漢時學不有此字。然是證。自古相傳。皆以注爲訓釋也。

處事假借諧

聲也。賈疏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以合訓會是也。然謂合人意則非。故云會意也。云轉註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註。

通志曰。立類爲母。從類爲子。母主義。子主聲。主義者是以母爲主。而轉其子。主聲者是以子爲主。而轉其母。似以此說。

故名轉註。

江河之名。而後有江河之字。其所以成字。

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

不特與說文背異。所言是會意也。

各有其處。

處事者處此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今長之類是也。

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諧聲者。卽形聲一也。以造字之本言之。則云諧聲自可。蓋先有江河之名。而後有江河之字。其所以成字者。在工可之聲。故曰可也。若以用字之法論之。則云形聲乃爲賅備。如紅柯亦以工可爲聲。而既以木定其形。則紅爲步渡柯爲斧柄矣。不得偏重聲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鵠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印林曰。說文有鑿無鑿。是上聲。

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闡闢衡銜之類是外聲內形闡闢仍是外形內聲
衡從角大會意非形

也銜則絕乎會意當易以闡闢等字而從

此

形聲之等有六也

也

鄭注次第卽不可曉

五經文字序曰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辨假借六
者造字之本也案張氏既引保氏則所列名目當出鄭注而次序不同今本或張氏所據
鄭注為未經創亂之本實氏別據倒亂之本字然二人時代不隔疑莫能明也

賈疏尤謬特以其爲古說列諸卷首而以鄙

見附書於左

筠案此書名以說文解字者說其文解其字也通志曰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是也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为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爲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字者孳乳而寢多也合數字以成一字者皆是卽會意形聲二體也四者爲經造字之本也轉注假借爲緯用字之法也或疑旣分經緯卽不得名曰六書不知六書之名後賢所定非皇頡先定此例而後造字也猶之左氏釋春秋例皆以意逆志比類而得其情非孔子作

春秋先有此例

詩有六義亦以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

說文敘解釋六書乃全部之條例也然考之說解言象形矣云從某從某卽是言會意矣云從某某聲卽是言形聲矣而指事惟於上下二字言之仍不出敘所言之外且下字說解小徐作從反上爲下大

徐始作指事耳。餘惟戔字。大徐曰：指事。戔巴二字。大徐引小徐曰：指事。然戔以會意定指事。非指事純例。戔以會意定象形。巴則純乎象形。蓋二徐皆不知指事也。故繫傳多誤以會意爲指事。大徐不引。則勝小徐之一端也。若夫轉注假借。則全書未嘗言及。遂有謂許君明於象形諧聲。昧於其餘者。噫。是未潛心之故。豈可以訾許君哉。凡其或言或不言者。皆屬詞之體。當然而非有明昧於其間也。說文每出一字。必先說其義。後說其形。此定例也。如中下云艸木初生也。此字義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此字形也。苟不出象形二字。將何以爲詞哉。至於轉注假借。爲形事意聲四者之緯。故老下云考也。考下云老也。考從人毛匕則會意。亦考從老省。考聲則形聲也。以此推之。九轉注字皆熟故知轉注假借即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乃用字之例。非造字之本。仍以敘文所出之兩字見其例。則欠部戔歛也。歛戔也。言部諷誦也。誦諷也。同在一部。是謂建類一首。其訓互通。是謂同意相受。至明白矣。設於歛下云與歛轉注諷下云與誦轉注。人將不訾其不知轉注。轉訾其不成詞矣。然考老同部同義。而且疊韻。此例之至狹者也。從而廣之。則交部更袞也。衣部袞更也。雖非建類一首。猶是同意相受也。更推廣之。爾雅釋詁。則尤浩博無涯涘矣。獨是敘於假借舉令長爲例。而本字下竝其假借之

義不見較之考老似尤疏闊者則以全書說解半皆假借也卽以開首一句言之惟凡思也太滑也是惟初太始一句卽有二字假借苟依本訓而曰思初滑始尚可通乎然則假借者觸目即是啟口皆然其不待強聒又彰彰矣惟六書之中指事最少而又最難辨以許君所舉上下二字推之知其例爲至嚴所謂視而可識則近於象形察而見意則近於會意然物有形也而事無形會兩字之義以爲一字之義而後可會而上下之兩體固非古本切之一於悉切之一也一有訓爲天者然以解下之一可也若以解上之一則物有在天之上者乎且奚必在天之下卽吾之局腳几在書案之下獨不爲下乎則此書案卽下之一也是以天解下之一而亦不可也一有訓爲地者然以解上之一可也若以解下之一則物有在地之下者乎且奚必在地之上卽吾之此冊在書案之上獨不爲上乎則此書案卽上之一也是以地解上之一而亦不可也惟有二上二下以兩畫成爲一字上下本非物也然視之而已識上下之形兩畫旣皆非字則幾無以爲義然察之而已見上下之意總之以大物覆小物以大物載小物於是以長一況大物以短一或一况小物了然於心目間而無形

之事竟成爲有形之字矣。然而短一縱橫惟意長一可橫不可縱者何也。此小大之辨也。博者必厚其縱數不待表而著。小物則或博而卑或狹而高。要爲大物之所能覆載而已。試觀天之下地之上山嶽則巍然峙也是上下之形也。邱陵則逶迤相屬也是二二之形也。明乎此而指事不得混於象形更不得混於會意矣。余於其他偶舉爲例。惟指事必盡出之。段茂堂嚴鍊橋皆知指事而不盡言。蓋將待我開山也。故逐字區其族類以告來世。

六書次第自唐以來易其先後者凡數十家。要以班書爲是。象形指事皆獨體也。而有物然後有事。故宜以象形居首。會意形聲皆合體也。而會意兩體皆義。形聲則聲中大半無義。且俗書多形聲。其會意者千百之一二耳。卽此足知其先後矣。轉注假借在四者之中。而先後亦不可淆者。轉注合數字爲一義。假借分一字爲數義也。故以六書分爲三耦論之。象形實指事虛。物有形事無形也會意實形聲虛。合二字三字以爲意。而其義已備。形聲則不能賅備。如煉鍊一字所煉者金鍊之以火。鎔慢一字其器兼用金木。而皆分爲兩體。此尤不能賅備之明驗也。轉注實假借虛考自成爲考。老自成爲老。其訓互

通而各有專義也。卽桷棟挹抒同爲一物一事而名從主人各有所謂而不可改也。若夫令爲號令而借爲令善長爲久長而借爲君長須於上下文法求之不能據字而直說之故爲虛也。凡變亂班書之次者皆不察其虛實者也。

班志列象聲於象意之後勝於許君列形聲於會意之前何也形聲一門兼象形指事會意以爲聲於省聲尤可見矣。肘從肉寸會意故

紂酌等字從肘省得聲苟不先有會意之肘將何以爲聲乎

此舉大體而言古文亦有形聲

字如言字是也篆文亦有指事

一字之蘊形聲義盡之卽六書之名亦可以形聲義統之卽如天字

一大其形也顛其義也他前切其聲也兼明之而一字之蘊盡矣象形形也指事會意義也形聲轉注假借皆聲也夫轉注假借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而可專屬之聲者假借固無不以聲借也有去形存聲者石鼓文其魚佳可卽維何也是謂省借有字外加形者檀弓子益言子之志於公乎然則蓋行乎鄭注蓋當作盍商頌百祿是何僭何其本義也左隱三年傳引作荷是也是謂增借而省之增之其聲無不同者故亦借及偏旁不同而聲同之字如禮云射之爲言者繹

也。知射古音繹。繹數同從羣聲。振鶩在此無羣中庸引之作射也。凡云吉字

通用者乃注疏家體例固然實以聲借用非真字本通也。首字尺赤皆通則亦無不可通此類以不故古人爲是。

則字不同同一事也。而謂之者不同。則字不同。古人用字貴時不貴

古。尚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此時不同也。事筆弗一律地不同也。皆取其人耳卽通也。推之周人言山必南山衛人言水必淇水豈以遠稱博引爲豪哉。今人好用古字乃不足之證。非有餘之證。文之雅俗在乎意義不在字形也。

取其地之方言而制以爲字。取足達其意而已。而聖人所生之地不同也。唐虞三代遞處於山西河南陝西之境。孔子又生於山東。各用其地之方言。不得少轉注一門矣。故同一持也。而縣持曰挈。脅持曰拊。閭持

曰搢。握手曰摯。則不同也。然此猶有縣脅閭持之分也。乃揜械批擲皆猝也。妙媛皆美也。娛嬉皆樂也。義無異而名不同也。以至爾雅釋

詁。一名而累數十字未已。是又兼假借而爲轉注者矣。蓋意有輕重則語之所施亦有輕重。是以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爲其數義也。口

中之聲同也。轉注者數字而一義。何爲其數字也。口中之聲不同也。故其始也呼爲天地。卽造天地字以寄其聲。呼爲人物。卽造人物字以寄其聲。是聲者造字之本也。及其後也。有是聲卽以聲配形而爲字。形聲一門之所以廣也。綜四方之異。極古今之變。則轉注之所以分著其聲也。無其字而取同聲之字以表之。卽有其字而亦取同聲

之字以通之，則假借之所以薈萃其聲也。是聲者用字之極也。聲之時用大矣哉。

聲音遞變，字以孳焉。卽如母古音如米。玉篇**𡇔**莫奚莫移二切齊人呼母、嫗乃弟切母也。姐茲也切引說文蜀人呼母案彌米音近爾又彌之聲今呼嫗如乃。玉篇補文文舊切乳也音與乃近則以雙聲字當本字音也。且古音疽又米之聲轉然則**𡇔**嫗姐三字仍是母字其聲既變其形因以變耳廣韻媽莫補切母也案今俗呼爲馬平聲益馬古音如某是又母字之變也。惟孃字別一音不由母字變耳。又如古謂之糗今謂之麩幽宵古音通轉是以如此玉篇糗有尺沼切是卽麩之音也印林曰母古音在之部米古音在脂部謂母古音如米者非也今人之口舌之脂不能別非古音本然也然求古音近米而屬之部之字竟不可得吾無以譬況之江晉三諧聲表與某字並定爲古莫海切部分是矣從之可也然母米雖不同部其轉音則相似所以母轉而爲嫗嫗也嫗嫗並由余得聲與米同在脂部嫗又轉而爲姐爲媽且聲馬聲並魚部𧈧𧈧母與雨韻當卽是讀姐讀媽也卽孃字亦未必不由轉音蓋魚部字與陽部字古亦相轉如離騷九疑續其並迎與告余以吉

故韻迎印聲古音在陽部春秋寶乾圖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呂廣爲韻皆魚陽通轉之證然則娘即姐媽之轉未可知也譽之我爲吾爲予又爲印爲娘爲陽亦此理也至馬字古音亦不如某某之部馬魚部江晉三定爲莫戶切是也

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形影神也不能離形以爲影與神更不能以它人之影與神附此人之形也如天以一大爲形惟天爲大故無與二且包乎地之外豈不在人之顛乎既在顛斯必有他前切之音不能讀爲地讀爲人矣卽地爲形聲字然亦聖人先名之爲地而後以土定其質以也諧其聲故天曰神地曰祇而許君之說神祇也曰天神引地祇提其音各相近也乃後人說字或如介甫於形聲字鑿求其義或離字形以冥搜其義或附會他字以求此字之義豈有當乎

許君之立說也推古人造字之由先有字義繼有字聲乃造字形故其說義也必與形相比附其直以經典說之而無書曰詩曰之等者皆本義也經典不見本義者遂及漢賦漢賦又不見者博訪通人故有恆見之字而說解反爲罕見者爲恆見之解與字形不合也利自